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四

起四年七月盡七年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

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臨賀漢縣屬蒼梧郡以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

夷簡元懿之元孫也鄭王元懿高祖之子上命盡籍憑資產李絳諫曰舊制

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樸陽尉徐晦獨至

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

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解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負國乎是月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戶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給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後割其德隸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上卷元年李絳等對曰德隸之隸成德為日已久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隸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置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

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何如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錡易於反掌故詔諛躁競之人爭獻策豈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少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猶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元日氣日不知君臣順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

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然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閒窺竄

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鶻

其爲憂患可勝道哉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閒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儼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恆冀之必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

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補

恆州古真定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眾

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恆冀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辭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德棣二州觀察

使

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

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還事立與

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

所上表除之也論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事集議今從實錄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

安陽為宴勢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

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裝垧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

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蓋貞元初李懷光據

河中豈容今日遽為姦回盜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

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

端計必有陰行閑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

今陛下遣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還竄之還荒臣恐

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

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垧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

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垧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

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史記曰拂梯一木又作騰鶴泉在豐

州西受降城  
北三百里

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人貢還  
國者百與元以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承恩寵者方得護軍  
故軍士日益橫府縣不能治百左神策軍吏李昇貸長安富人錢  
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  
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  
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  
制豪強何以肅清畿下錢未舉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  
京城震慄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使之遣承宗  
還德州  
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  
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  
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資成將帥近歲始以



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遣使則承瓘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瓘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度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于一時之閒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海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

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

考異

承雅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據承雅傳則

上不得已

是九人又平仲時爲諫議大夫非補闕思誤今從實錄明日削承雅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

讎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跼端

爲廉良拂意則毀冀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

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

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

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

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

知人家儻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名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  
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聽少陽自爲留後 是月  
以浙西蘇潤常等州旱饑出米二萬石賑給 是歲雲南王尋閣  
勸卒子勸龍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  
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  
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  
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  
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  
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謂中  
古秦地也故謂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  
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

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  
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  
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  
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賈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實友  
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  
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長安在魏西爲臣言  
能承上命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耗者小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  
能無意于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  
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堂陽漢縣屬鉅鹿郡唐屬冀州  
在州西南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

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于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鎮潞州故謂之潞人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者此正使潞人以燕實怨於趙

販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貽忠義之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  
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  
令軍中曰五日舉出後者醢以徇

庚元初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

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恒州北

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

鎮官軍也三鎮謂河中河東振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

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法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車置邏卒曉  
後各  
顯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

一日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遑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

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鄺

進倫劉開  
有號名軍中悍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

稹奏攝之

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

擬令停務

補註停務者謂不朝廷詳房式行其事也

以為不可罰式一季俸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

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驛

九域志華陰縣有敷水鎮

有內侍劉士元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

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前過謂擬令河南尹停務上知此在中官故引前志以貶稹

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上言昨元稹勘房式事心

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

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誼誼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

獲罪夫士元踣破驛門嚇辱朝官從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

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恐自今以後中使出外暴橫益

甚朝官受辱必無敢言縱被毆打亦吞聲而已又稹為御史多所

舉奏四方藩鎮無不切齒今貶江陵判司即是送與鎮帥令其方

便報怨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遂與李  
錡錡掘阮道左生瘞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  
心今若令藩鎮害稷恐自今無人可爲陛下當官執法疾惡懲  
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矣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  
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爲淮西留後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  
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旣出師承瓘未嘗苦戰  
已失大將請鄭定進戰死也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  
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新市漢縣名屬  
中山郡唐初移  
市縣屬觀州武德五年廢州  
并廢新市爲鎮屬九門縣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按  
濟時軍瀛州而攻樂壽樂壽  
時屬深州在瀛州南六十里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  
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



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係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熾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辭請雪承宗皆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

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  
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  
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  
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  
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考異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

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流驩州疑五月當爲四月故移于此

盧從史

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

令軍士潛懷承宗號

凡行軍各有號以相識別

又高勣粟之價以敗度支

時吐突承

璀總行營兵營邢希界邢州昭義巡屬也度支勣粟不能追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羅故盧從史得高其價以牟利

諷朝廷

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

王翊元入奏事裴迥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

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伯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

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允等款要。

款藏也

伯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

狠，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

失今不取，後雖有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

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

昵。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

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

考異曰：承璀傳曰：承

遣番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世乃訪潞州牙將烏重允謀執

從史送京師。今從史之

左右也。

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

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允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

詔從者，實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

境重允承璽之子聰晟之子也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嘗入

公署吏胥小之不為致敬聽令鞭之見血晟甚奇之至是從史之

擒皆其謀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王承宗之眾於木刀溝

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自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上嘉烏重允之功欲即

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允河陽以河陽節度使

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允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

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洛微要害魏博恆幽諸鎮蟠

結魏博一鎮恆一鎮幽一鎮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人其腹內州

臨道境磁洛臨魏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雖為從史所據使朝

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允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

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

國

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  
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  
利害更不苦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收伯重允  
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  
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允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  
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繼有章表陳其  
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眾怒  
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  
謀于絳曰今重允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  
不由朝廷事見二百三十六卷故啟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允  
典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允之得

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允所以能執從史本以  
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允軍中  
等夷甚多必不願重允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愜眾心何憂其致  
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允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  
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  
潰奔魏州 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耶熱入見  
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甲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  
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  
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  
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  
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韓德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即翰林學士院對來白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之語

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能密召承旨李絳唐置翰林學士之始

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半年上始命鄭絪為承旨大詔命大廢置丞相之密

武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八十

麻南離五間北離五間中隔花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輒道承旨居北離東第一間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恩志在納忠

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

悅待居易如初考異曰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璀臣招討使諫官上

北用其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

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放蕩而無禮于朕朕實難

爾將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不言者蓋欲酬陛

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聞諫諍之辭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得言是

也由是多見聽納

今從李司空論事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在蓬萊

掖池池中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出元武門入重殿之北一日太

元門即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元武門謂左右由李絳

必諫不如且止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

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

考異曰賈

錄潘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  
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  
又豈緣劉濟一人獨帳而不顧天下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  
遠國然則濟豈爾請赦承宗今不取

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

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匹

加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

次子總時為瀛州刺史濟署為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

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

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

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



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

圮兄皋代知畱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

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

涿州南至冀州一百六十里冀州南至瀛州八十八里

總矯以父命

杖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

於上上命召於陵遣除允官裴垕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

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爲吏部侍郎遂振尋自抵罪

八月乙

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

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

事見二百一卷此高宗總章二年

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

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

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垕曰承璀首唱

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

吐突承璀事帝于東宮故

言舊恩

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

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倖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開二日上詔

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

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屬軍器監

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武庫其器械隸于軍器使

中外相賀

裴迥得風疾上甚惜之

中使侯問秀午於道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闥丙寅以太常卿

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

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

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

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

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

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

元奉迪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闔閭亦空

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里中門

也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

謂之戟門

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

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爲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

昭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

右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

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爲右衛將軍坐死

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

人朝見上卷

問其子宥主面事朝廷因

元和元年

以爲安州刺史未能去也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  
喪鄂岳觀察使郝士美遣僚屬誌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  
問先備監輿即日遣之 甲辰會王繇薨繇上弟也 庚戌以前河中

節度使王鐸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鐸厚賂多稱譽之時宰相  
李藩樞德與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卽以  
筆塗宰相字卻奏以爲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  
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矣何暇別作  
奏德輿因上奏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爲宰相者非  
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鐸旣無忠勳朝廷  
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鐸有吏才工於完聚无  
是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眾鐸到鎮之初

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錡平章事李絳諫曰錡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迥數以疾辭位庚申罷爲兵部尚書迥初在翰林舉李絳崔羣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迹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迥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爲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咸理而再周遊疾以致休謝公論惜之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

張茂昭祖謚父孝忠

皆葬河北

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

城門已鎖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僞雖中

丞亦不可元膺乃滢明日擢爲重職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變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眞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辛卯元和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罷爲太子詹事丙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張茂

昭薨 己丑忻王造薨造代宗之子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

侍郎判本司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爲判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

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

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其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

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奏是猶東庫移

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宰相爲

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

明堂圖禁扶人背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

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

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三月乙未以河南尹郝士美爲昭義節

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口酒數十斛

潞人困甚士美至悉蠲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肅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能之 戊戌日晡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郕間聲震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 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尙書裴瑒爲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辭謬爲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

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

盧坦曰陛下

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

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皋募董溪

行營謂前討恒

州行

坐贓數千緡救貸其死皋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竝



追遣中使賜死

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爲高涼郡之陽春縣唐置春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封州至

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權德輿上言以爲置湘州隋改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皋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誰不懼法然不當已赦而殺之臣

知事已過往不可追咎但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懲

百孰不甘心溪晉之子也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鳳翔

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

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禁

不得妄入其地吐蕃界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增懇田數十萬畝屬歲饑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賜振武

節度使呵跌光進姓李氏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

三代

吉甫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爲數也

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

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去爲商賈度爲僧道雜入色役不服田畝者又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糶者不下萬員其間有職局軍出名異事同府寺曠廢簪組因循者甚眾況斂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人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或有一區之地虛設郡司一鄉之氓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權臣增額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

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為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李

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二百三十三卷時謂通濟理難減削

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閒厚薄頗異請敕有司詳

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按常為用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

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度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為上將軍以下

又有六雜給一日糧米二日鹽三日私馬四日手力五日隨身六

日春冬服私馬則有飼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春冬

米則有布絹絕紬綿疋生神策大將軍增以鞋州縣官有手力雜

給錢李吉甫請就加於是命給事中殷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

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

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赦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

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都省者尚書都省也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子復父讎見於

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陛下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行于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

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

例立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

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縣地舊志至

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甲寅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入

自入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黔州大水壞城郭觀察

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辰錦施敘獎夷播思費南溪溱等州又有羈縻州五十大率皆

溪洞督役太急於是辰敘二州蠻反敘州本巫州天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蠻相

近復為巫州大歷五年更名敘州考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

羅日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州州治開江縣因縣名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冬十月戊寅詔曰邦畿之內

百役所叢雖勤恤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災嘆自

秋霖澍南畝虧播植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乏口食外率王徭

豈惟轉輸之虞慮有餒殍之患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糶粟二十五萬石宜放與百姓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飢容至豐年送納元和五年已前諸色逋租竝放其外州遭水旱處通計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 宣武節度使韓宏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人不自保其弟充爲牙將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由是大得士心充不自安又見宏在鎮久不一入朝愈自危懼乃請入宿衛宏許之而不卽遣至是因獵近郊單騎歸京師朝廷嘉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歸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

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閭

考異曰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

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余按開元以來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爲大宮分院而處其十宅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了起居其後增爲十六宅舊史曰開元于安國寺東附苑城爲大宅另院而居號十王宅十王謂慶忠棟郭儀穎永榮延濟其後盛儀壽豐恒梁大王又就封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其女嫁不以時選尙者皆由宦官

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尙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

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

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

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爲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故有毀短帝乃出確淮南監軍朔日拜辭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傳初李吉甫當國經綜政事取職咸治引薦賢才頗

傳云翌日誤也 有好善之風及自淮南召還排入爲相天下想望風采而多修舊

怨人始疑懼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  
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四月辛卯

朔黔州奏辰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試太子通事舍人李

涉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

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

實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

武后垂拱四年嘗置四校共爲一率列于朝堂東方木位主春

配仁色青仁者以亨育爲本以青應置于東有能告養人及勸農之事者投之青曰延恩匪南方火位主夏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應置于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投之銘曰招諫匪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斷決爲本以素應置于西有欲自陳抑屈者投之銘曰申冤匪北方水位主冬色元配智智者謀慮之本以元應置于北有能告以謀智者投之銘曰通元匪以諫議補拾充使于朝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投即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開門使收而進之 戣聞之上疏極

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

峽州古夷陵地蜀置宜都郡梁置宜



州後魏改拓州取開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涉勃之兄  
改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 涉勃之兄  
戮巢父之從子也 辛亥惠昭太子甯薨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  
有直二錢者

壬辰元祿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  
方嬭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  
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  
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  
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  
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  
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

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振武河溢毀

東受降城 三月壬辰詔以去秋旱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及元

和六年春賑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竝宜放免 三月丙戌上御

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

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

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

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通遠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

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

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忻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

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

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

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尙德不尙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

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上嘉羣諫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羣三上上乃從之 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尙復疑之

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畱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分獨官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其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佑爲人敦厚彊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內實精察然馭戎應變非其所長也性好學雖位極將相而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頗爲時賢所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掌大爲士君子所稱 秋七月乙亥

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恆

考異曰舊唐王琬傳曰時吐突承璀忍寵恃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

排羣議屬禮王欲以或權自樹賴上明勸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召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禮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崔羣傳曰憲宗以禮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禮王不從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璀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璀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璀蓋憲宗末年承璀欲廢太子立禮王耳非惠昭初薨時也恆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禮王寬長於恆

上將立恆命崔羣為寬草讓表羣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上乃止新羅王重熙卒遣使冊命其相

金彥昇為新羅王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

洛州刺史元諒女

元諒奔魏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十二年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

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少習儒書長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承嗣愛重之以為必興吾宗故名之曰興及事季安季安淫

慮過甚與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眾心出爲臨清鎮將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辭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

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  
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  
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  
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  
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  
鄰道所整粉矣同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  
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  
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  
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  
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蜀糧金帛皆已有



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二十萬

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

功爲天下笑

謂吐突承曜討王承宗也

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

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

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

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

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洛堂門壁每離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故憲

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

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

復有熒惑聖聰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

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

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

士卒數千人入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眾不散久之

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何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  
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  
餘人遷懷詠於外

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  
魏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九

朱洙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五

起七年十月盡十一年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

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

言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言恐其更不論上意

也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

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

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

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醴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

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

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庚戌更名皇子寬

曰煒察曰悰襄曰忻察曰悟審曰恪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

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

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郛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

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

蔡恆遣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

鄆李師道蔡吳少陽恆王承宗也

李師道使人

謂宣武節度使韓宏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田氏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宏曰我不知

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

曹州李師道巡屬也

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旣奔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

爲右監門衛將軍証河東人也雖工儒業而膂力絕人裴度未顯

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寤証聞突入坐上座引觥三醕客皆失色

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飲爲酒令飲不

醕者以此擊之眾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杯勺不能

盡証欲擊之諸少年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時人稱其俠 李絳奏

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  
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閒闢田四千八百頃  
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上嘗於  
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  
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  
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  
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儉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  
人則朝廷自有典刑安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時教坊忽稱密旨  
取良家子女及衣冠別第技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損  
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慾閒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  
病諫官論事如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翊曰延英



召對上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于朕何以  
及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故令於樂工中及閭里  
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教坊不會朕意便  
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竝已放歸若非卿言朕甯知此  
過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過或未從  
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五六以開悟爲限 是歲吐蕃寇涇州  
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  
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  
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  
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又無刑  
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何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右

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  
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  
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用  
是歲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武安縣嘉禾生有麟食

之麟之來也羣麋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

元和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爲相州刺史融與之  
兄也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奮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  
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勸能自全於猜暴之時及爲軍中  
推迫融不悅曰爾卒不能自晦禍終不免朝廷知其友愛故拜相  
州不欲其相遠也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  
言義爲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輿能守本官 辛卯賜

不得志

二年頔入朝見二百三十七卷

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

能爲人屬請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

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帥其子殿中

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退負南牆而立遣人

上表閤門以無印引不受

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閤門受而進之頔方請罪既無驛印又無內引所以不受

日暮方歸明日復至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季

友等皆貶官值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賜死

自藍田關南出度秦嶺

正言亦

坐誅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徧受方鎮賂遺

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

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

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則不奉詔止嘉

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按長歷二月乙酉朔

三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日

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

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 甲子徵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

衡入知政事初高崇文去蜀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

行成都幾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以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

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嘗大宴從事楊

嗣復素有酒狂以大觥逼元衡飲元衡不飲則以酒沐之元衡拱

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至是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

數爭事上前情不相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遷附上稱其長者 丙

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尾折門戟六 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

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 秋七月辛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

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

德故城

天德故城在東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于永濟橋宋白續通典作永濟橋其城則隋大同城之

舊

李絳茂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

事見二百九卷中宗景龍

元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

矣柰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

确瘠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

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

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

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

緣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

聚貨財以結

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詁聖意

也時受降賊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

考異曰實錄李

光進請脩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關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張武自領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五十人人數如此不同或者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故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數耳

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

而止 乙巳廢大威軍

元和初并左右神威為一軍號天威軍神威軍本殿前射生軍也

以其眾

隸神策軍 丁未辰澈賊帥張伯靖請降元月辛亥以伯靖為歸

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丁卯以李光進為靈武節度使 初

吐蕃欲作烏蘭橋

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在縣西南吐蕃于河上作橋

先貯材於河側朔

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

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二百一十里經柳谷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鵲鷁泉

鵲鷁泉在西受邊降城北三百里

軍戒嚴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綬之子也以

刻覈得幸于進賢進賢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

備回鶻所給資裝多虛估

資裝不給本色虛估其價給以他物

至鳴沙遵憲屋處而

士卒暴露眾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卷甲而還庚寅夜焚門

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

靜邊軍在

雲州西一百八十里 羣臣累表請立賢妃郭氏爲皇后上以妃門宗彊盛

妃郭曖之女子儀之孫女也 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竟不許

壬二月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上怒

以夏綬節度使張煦爲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

東節度使王鐔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蘇若芳而殺之滑州城西距黃河僅二里每歲常有水患鄭滑節度使薛平訪得古河道乃與魏博節度使田宏正上言其事詔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古河十四里以分水勢滑州遂無水患大河故道逕黎陽山之東後南徙爲滑州患故復鑿古河上問宰相人言外閒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甲元和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善羊柵當作



卷之通鑑補 宋元祐八年九月

善陽唐鄭州治善陽縣西北至單于府百二十里橫蓋立于縣界 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振武節度使治

單于都護府 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為

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奪色者奪

其品也 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

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上欲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

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丁未詔以歲饑放免

關內元和八年前通租 三月丙辰樹州地震晝夜八十次歷

死者無數 丁卯隕霜殺桑 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臨

鹽之境謂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倉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為刺史謂之六胡州鹽州與靈夏接壤

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理于經略軍長安

四年併六胡州為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懷恩縣帶宥州縣管內有檢多勒城天寶中王忠嗣奏道經略軍在宥州

故城東北三百里宋曰青州應接天  
德南接夏州治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

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略軍

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  
大歷六年置肅戎軍于鄜州之歸城先是回鶻屢請

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

爲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

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

縻勁虜回鶻若得許皆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塹蓄甲兵邊

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  
西城屬西

受降  
謂從受降城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心  
謂從受降城萬一北邊有警

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倘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

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止降主之比哉上

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

綸上弟也

以旱免京畿夏稅 六月壬寅以

河中節度使張宏靖爲刑部尙書同平章事宏靖延賞之子也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

我反不及耶先是尙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

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貴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悰

不辭秋七月戊辰以悰爲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尙岐陽公主上長

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超

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

閒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同窮屈奏請納

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丙辰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

考異曰實錄少陽卒在閏月己丑下壬辰止而并元濟少陽之統紀舊紀少陽

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報朝唐紀張去靖  
謂為少陽廢朝附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已丑至辛  
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報朝乎今從新紀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

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

壽州有茶山

至是遂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

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

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治壽州以經營之

淮南節度使治揚州欲徙治壽

州以遷

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宏正以魏博

歸附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宏正歸

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

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治汝州己巳加宏正檢

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宏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

也喜者喜朝廷之不猜防魏博

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

忠武都知兵馬使

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

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

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

肅宗時令狐彰背史思明歸順

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勅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

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

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

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為

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圻射棚

圻殺也棚射厚也

淮西宿將董重質

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戊戌加河東節度使王鐸同平

章事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

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

宏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

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

屠舞陽

舞陽漢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焚葉掠魯山襲城關東震駭君

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

薨吉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性畏慎奉法能顧大體嫌怨之

際雖不能忘情然未嘗加以恭毒服物食味雖極珍美而不殖財

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物論以此稱之 壬戌以忠武節度

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

招討吳元濟乙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戊辰以尙書

左丞呂元膺爲東都留守李渤在東都上平賊三術一曰威二曰

守三曰戰威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乃以著作郎召渤

遂起 党項寇振武 是月太白晝見 十二月戊辰以尙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其餉小不如意卽恣凌虐百姓畏之甚于盜賊元和初雖數治其弊而故態未絕小使嘗至鄆郛縣縣令裴寰才吏也疾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漫言上聞而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上怒不解御史中丞裴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恤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乎上色遽霽明日乃釋寰

元和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宏守司徒宏鎮宣武十餘年不入

胡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鏐加平章事宏恥班  
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  
濟故遷官使居鏐上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已

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

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憲邱

憲邱縣屬唐州隋分北陽

縣置取縣界慈邱山爲名在州東北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

九域志唐州東至蔡州三百五

十里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休州城境上諸柵盡爲

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

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

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

聽屬橐鞬迎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



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  
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

所命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

授之

補註都知兵馬使一牒中軍先鋒二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

改正三牒原文作二牒今從本傳補改

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

總諸部之軍者謂之都將

聽感恩

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

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佚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

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踰殺圜人

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圜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

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肝王

錡誅之吸其黨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

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時朗州司馬劉禹錫遊元都觀  
作看花君子詩云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語涉譏刺  
於是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己酉皆以爲遠

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禹錫竄爲播州刺史其友永州司馬柳

宗元爲柳州刺史

永州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爲名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柳州漢潭中縣地隋置馬

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改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朗州古武陵郡梁置武州隋爲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

九里播州卽漢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置牂牁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宗元曰播非人所

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

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播極遠老母不能往與其

子爲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

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

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

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連州漢桂陽山地唐置連州以郡南有黃連嶺爲名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

里柳俗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母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至州革

其鄉法悉贖歸之尤貧者令傭作計直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

出已錢助贖柳俗爲之一變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以爲梓人

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視棟宇之

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

廈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

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

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听於府庭而遺其大

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  
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華也能順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爾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虛  
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  
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  
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爲政  
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旦暮吏  
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蠶織吾小人輟耨食以勞吏之不  
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  
理者也 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宏正遣其子布

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

頓

南頓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

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

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州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

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用兵所

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

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

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

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

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

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

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

三小州中光蔡

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

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

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

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

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

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

悉有兵器習于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

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

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

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

時曲在陳州潁水縣

西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頭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頭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頭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兩三進斷韉刺背裂中單又傷其首墜溝中

度氈帽厚得不死嫌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斲義臂而去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于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天子左贊善白居易首上疏請捕賊以雪國恥當事者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貶爲江州司馬兵部侍郎許孟容因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尙爲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甯謂國有人乎請白天子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則罪人得矣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



卿家有複壁重櫺者皆索之

複壁夾壁也重櫺大屋覆小屋上  
下施櫺其間皆可容物櫺櫺也

成

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眾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吉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

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譏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宏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朔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考異曰舊張宏靖傳曰初盜殺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宏靖疑其不直驟于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宏正入鄆按諸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營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爲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秋七月庚午勅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辭圖存河南記

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裴度既相御史中丞未有人度薦吏部員外郎崔從自代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

倖然選辟御史必取質重貞退者爲之故風紀雖肅而無生事之

擾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

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初〕李師道置

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

本道人謂充郭潘青人也

時淮西

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于院中至數十百人謀

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

告變元膺急追伊闕兵圍之賊眾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

出長夏門望山而遁

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

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

迎秋次聖義次龍煙北至溪考異曰河南記曰成帥營諸珍果于東都留後院帶召募二百餘人兼造酒兵仗部署已定自門子健

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力棒圍興道坊院數重賊黨迫蹙相蹂四面是時

矢下如雨倏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宇悉爲煨燼今從前錄

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鎮城門

唐六典東都皇城在諸城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日景

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東面一門曰賓雁西面

指使部分意

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元膺蓋坐于左掖門下

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九域志河南府西南抵虢州界三百二十五里南

抵鄧州界

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

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

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其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

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

渾之閒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嘗嘉珍門察者

皆姓也門亦姓也

潛部分

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

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于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

二縣陸渾伊闕

也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旣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

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  
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畱守防禦將二人

畱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

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

職名李師道私所署衙前管軍職名給帖者也

爲之耳目元膺鞠告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

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

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

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

暇治師道也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

遣裨將多立功

謂李光顏等也

故使鎮瓌陽

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

且督諸軍討吳

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

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眾萬餘人屯境上

八州襄鄆唐隨均房郢復

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緩非將帥之材不可責以戎事九月癸酉以韓宏爲淮西諸軍都統宏驕矜倔強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每聞官軍告捷輒數日不怡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宣武節度治大梁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戀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鳴咽坐者皆泣卽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

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辛丑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自開元二

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後唐六典敎文法之名格二十四篇式要曰開元二十五年刪緝成律十二卷律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

至今長行收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會要開元十九年裴揆格後長行敕六卷今又刪定二

十五年以後長行敕為三十卷 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

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宏正忿裴請

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宏正軍於貝州 庚戌東

都奏盜焚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柏崖城唐景所築在河清縣西 十一月壽

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 戊辰詔出內庫贈絹五十五萬匹

供軍 壬申韓宏請命眾軍合攻淮西不得獨進詔從之時賊獨

攻烏重允之壘重允禦之身中數槍請救于李光顏光顏以小段  
橋賊之塋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壘由  
是重允獲免宏以光顏違令收勝檄取穎與朝隱將戮之光顏畏  
宏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  
入見具以本末聞上赦忠信矯詔罪令卽往釋穎與朝隱宏乃表  
奏光顏違令獨進之罪光顏亦奏辯救重允之功上乃謂宏使曰  
穎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襲賊有功亦當赦之以收來效  
宏遂與光顏有隙 乙亥以嚴殺爲太子少保以討淮西無功也 盜焚

襄州佛寺軍儲於是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 丁丑李文

通敗淮西兵於固始因始前漢屬汝南郡之寢縣春秋之寢邱後漢更名固始府屬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

百四十 五里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



軍以討王承宗 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初吳少陽  
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  
諭之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  
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交屬繁衍因  
緣磨滅先魂傷骸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于左  
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  
而能自畢者哉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尙書  
智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憤滄景皆爲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  
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歷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脛滑鍼其  
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  
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

史姑赦其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殲丞相御史  
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而中山搏塞城之險太原米井陘  
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自  
救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明矣今天子英武罰無貸罪  
賞無遺功諸侯協心羣帥效力前鋒扼喉後隊撫背左排右掖其  
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  
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且三州至狹也萬  
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  
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人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  
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列壘  
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儻呂興發于肘腋屍不得裹宗

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復之夫死為幽憂之鬼

何其痛哉 丁酉武甯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眾時師道數

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

蕭沛皆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蕭在州西五十里沛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

破師道之眾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

平陰古肥子國漢魏城縣之地隋開

皇十四年置檢山縣大業初改曰平陰取界內平陰愿屢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

度使王鐸薨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

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宏靖以為兩役並興

兩役

謂既討淮西又討恆冀也

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上不為之

止宏靖乃求罷

兩元和十一年春正月己巳以張宏靖檢校吏部尙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威德兵  
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  
知制誥肅僊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以忠之故黜微  
俛以警其餘微吳人也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  
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  
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卒致朱  
泚之亂事見二百二十六卷止二百二十八卷 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  
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冤鄉賊州二歲稅 甲申盜斲建陵門  
戟四十七枝 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元道之曾

憲宗元祐十一年

孫也李元通事太宗為文學館學士乙卯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奏破成德兵斬

首千餘級南詔勸龍巖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嶺

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嶺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南詔置弄棟節度于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詔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勸川拓東麗水南詔王姓蒙氏己未劉

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判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州袁

陳袁憲之後陳亡憲入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

徽貶官及見上更以必克勸之僅得還鎮辛酉魏博奏敗成德

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鵝城固鵝城當在冀州南宮縣界三月庚午皇

太后崩太后王氏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

不置攝冢宰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鋤山

己卯唐鄆節度使高勗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

柵 幽州節度使劉總聞樂壽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允奏

敗淮西兵于陵雲柵

陵雲柵在潞水西南鄆城東北  
蔡人立柵於此以陵雲爲名

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鎛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

丁巳以徐宿饑賑粟八萬石 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斬

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于九門殺千

餘人鎬瑊之子也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

平之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允奏敗淮西兵于陵雲柵斬首二

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僅以身免

據舊書霞寓  
自鐵城進至

文城柵遇伏而敗意鐵城卽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

耳宋白曰鐵城在新興柵東北新興柵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

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

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

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爲歸州刺史

歸州古之秭歸吳立建平郡唐置歸州京

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

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眾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

餘人 田宏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王欲用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布衣張宿以口辯得幸累官爲左補闕將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

曰此人姦佞吾等縱不能黜奈何欲假以寵乎其事遂寢實之又數請罷用兵宿乃毀之于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實之罷爲吏部侍郎 戊申黃洞蠻陷賓榔二州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兵馬使王獻爲前鋒逗撓不進士美數其罪而斬之下令曰敢後者斬遂親執桴而鼓之已未奏大破承宗之眾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爲三圍以環

柏鄉

柏鄉漢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七里今治在彭水之陽隋所置也屬趙州宋白曰趙州柏鄉縣春秋時晉鄆邑

地漢置鄆縣光武改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高邑縣於漢房子縣東界今高邑縣也隋開皇十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柏鄉縣遂取漢柏鄉之名 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 從順宗也 九月

乙亥右拾遺孤獨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曹朗及之子也 饒

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 丙子以韋貫之爲湖南觀察使猶坐



前事也前事謂諸龍川兵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顥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等

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賈之之黨也顥見素之孫處厚賈

之九世孫也韋顥後周韋孝寬之兄乙酉李光顏烏重允奏拔吳元濟陵

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眾拔六柵殷城

漢期思縣屬汝南郡宋置也信縣隋改曰殷城唐屬光州按九城志固始將有殷城鎮冬十一月壬戌朔

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邕管經略使韋悅奏擊黃洞蠻卻之復

賓榔二州咸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賓州永貞元年更名蠻州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

總同平章事初李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募人通使于蔡察其

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聞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

而遣之晏平還至邗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募兵數萬于

外貼危如此而日與僕妄游戲博弄于內晏然會無憂色以愚觀

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及聞拔陵雲柵始柵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王鏐家二奴告鏐子殺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鞠于內仗新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儀衛內五衛一曰俱奉仗以左右衛爲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爲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爲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爲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爲之皆帶刀提仗列坐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間外王鏐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已已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以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蠶穀師表今視

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

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當

奏金吾左右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檢巡凡城內坊角有武候舖衛士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舖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

舖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百卒巡行叫呼武官暗保五更二鼓自內發諸街鼓承鼓坊市門皆啟鼓三千遍而

止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程大昌雍錄曰長安四郭之內縱橫皆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

啟閉運使掌左右街百坊之內謹啟閉嚴巡者也宋白曰廣德二

年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延昌充左巡使御史中丞源

休充右巡使辛亥源休充左右巡使元和中八年群存該奏得兩巡

御史狀以承平舊例兩街本屬縣司其所由每月衙集動靜申報

如所報差謬舉動悉在臺中又按唐監察御史十員裏行五員掌

內外糾察分爲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上無以罪

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考異曰柳氏教訓曰

公穆宗朝爲大京兆

有禁軍校冒驕卒唱駐馬館之期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頓左  
右曰爾輩大無作意如此神宗我亦怕他因語錄曰憲宗正色詰  
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稟罷軍中偏  
裨罪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輕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  
軍將校公韓憲宗穆宗朝俱當爲京兆尹此事  
恐非穆宗所能爲教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討淮西諸軍近

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  
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  
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于固

始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于長河

長河漢信

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  
白橋于永濟河西岸置縣十年又道于河東小胡城屬澤州斬

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

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惴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  
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恆州與承宗戰大敗奔還

定州九域志恆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

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于僦露陳楚馳入定州易州南至定州百四十里

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

甥也 丁未以翰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袁滋至

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新興柵當在唐

州東北界新立之以備蔡人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太子詹

事李愬抗表自陳願于軍前自效宰相李逢吉以愬才可用亦薦

之甲寅以愬為唐隨節度使愬聽之見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

邱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潁河又三百里項城漢項縣屬

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潁水經杜潁水汝水之別流潁水至古南頓縣與潁水合唐之潁水縣漢汝潁縣地也

輸於郾城以饋淮西諸軍自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已未容管奏

黃洞蠻居嚴州

容管統容辨白半欽  
嚴馬湯漢古等州

夏冬桃李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九終